

目錄

I 公民的底線

陽光底下，農村人，城市人，應該是平等的。弱者有時對這平等反倒顯得誠惶誠恐似的，不是他們不配，而是因為這起碼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

兒子・母親・公僕・水	/ 002
貧富論	/ 006
中國的文化需要補課嗎	/ 016
文明的尺度	/ 021
百年文化的表情	/ 025
中國檔案制度質疑	/ 031
紙簍該由誰來倒	/ 035
看自行車的女人	/ 039
關於「事實」的雜感	/ 045
世無大國	/ 049
給自己的頭腦幾分尊重	/ 055
僅僅譴責是不夠的	/ 059
問官，問法	/ 064
時間即「上帝」	/ 072
巴金的啟示	/ 075

II 人性的質地

其實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中，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係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的細胞中……

- 中國人文文化的現狀 / 082
- 少年初識悔滋味 / 092
- 皇帝文化「化」了甚麼？ / 096
- 羞於說真話 / 101
- 關於良心之斷想 / 108
- 關於「跑官」 / 112
- 站直了，不容易 / 115
- 論敬畏 / 118
- 清名 / 122
- 關於張瀾 / 127
- 沉思魯迅 / 132
- 未死的沙威 / 142
- 老駝的喘息 / 149

III 被撕裂的中國

中國已經有必要有能力多少關懷一下窮人的生存狀況和命運了，再拖延下去就不是回子事了。此國家大理也，符合社會之仁性也。

- 我看我們這一代 / 158
- 關於農民的「真理」 / 164

低消費，也瀟灑	/ 170
歎北方	/ 173
萬千說法	/ 182
醫生的位置	/ 184
在西線的列車上	/ 188
那年的北影製片廠	/ 197
中國中產階級，注定艱難	/ 202
副刊的面孔	/ 209
城市化進程化甚麼？	/ 217
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嘯	/ 219
培養一個貴族是容易的	/ 226
當「交管」撞上「人文」	/ 229
三份提案	/ 241

附錄

文化與和諧社會 ——鳳凰衛視第 220 期《世紀大講堂》演講稿	/ 244
------------------------------------	-------

I 公民的底線

兒子・母親・公僕・水

在福建省東山縣，曾聽人講到這樣一件事。——當年，谷文昌們初登島時，島上生存條件非常惡劣：沙患嚴重，草木不生，而且極其缺水，一遭旱災，十井九枯。水之寶貴，如同西部水源稀少之地。

那種情況下，即使某井未乾，井水也淺得可憐。可憐到甚麼程度呢？以分米厘米言之，非誇張也。

這麼淺的水，又如何汲得上來呢？

辦法自然是有的。

便是——用一條長長的繩索，將小孩子墜下井去。孩子須在井上脫了鞋，以免鞋將淺淺的水層踩髒了。孩子被墜下時，還須懷抱一個瓷罐，內放小飯勺一隻。孩子的小腳丫一着井底，便蹲下身去，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往罐裏裝水。對於孩子，那意味着一項重要的工作，也可以說是一項重要的任務。彷彿湯鍋裏注油，要以很大的耐心和使命感來完成，急不得的。急也沒用。罐裏的水滿了，便被吊上去。由守在井口的大人，倒在盆裏或桶裏。每每吊上幾罐水去以後，井水被淘乾了。孩子就得耐心地等着水再慢慢浮現一層。孩子只能蹲着，或站着，等。那時，守在井口的大人，也只能更加耐心地等。如此這般，吊上去的水差不多夠一家人做飯和喝的了，總需一個來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而孩子那一雙赤着的小腳丫，是沒法兒始終不踩在冰涼的井底的。水乾了，踩着的是冰涼的井泥。水又慢慢

滲出一層來，那小腳丫便在冰涼的井水裏浸泡着。而有時，井口等水的大人們會排起長隊來；那就需有幾個孩子也排在井邊，輪番被墜下井去。從井裏被用繩索扯上來的那個孩子，他解開繩子，一轉身就會朝有沙子的地方跑去。朝陽地方的沙子畢竟是溫暖的，孩子一跑到那兒，就一屁股坐下去，將兩隻蹲麻了而且被冰涼的井水滲紅了的小腳丫快速地埋入溫暖的沙中……

有一戶人家的房屋，蓋在離別人家的房屋挺遠的地方。這一戶人家的屋後有一口井。某年大旱，那口井很僥倖地將乾未乾。孩子的父親到外地打工去了，只有母親和孩子留守家中。母親別無他法，不得不天天將自己六歲的兒子墜下井去弄水。一日傍晚，孩子在井下灌水，母親卻由於又飢又渴，還病着，發着燒，竟一頭栽倒井旁，昏了過去。孩子在井下上不來，只有喊，只有哭。喊也罷，哭也罷，卻沒人聽到。天漸漸黑了，孩子既不喊也不哭了，因為他的嗓子已喊啞了，他的眼裏已哭不出淚來了。後半夜，母親被冷風吹醒了，這才急忙將孩子拽上來——孩子渾身慄抖不止，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然而，卻緊緊地摟抱着罐子。罐子裏，盛着滿滿的水……

後來那孩子的雙腿，永遠也站不直了。

當年東山縣的縣委書記谷文昌也聽說了這件事。於是對縣長發了一個毒誓：「如果我們縣委不能率領東山百姓治除沙患，不能讓東山的老百姓不再為一個水字發愁，那麼就讓我哪天被沙丘活埋了吧！」

當然，他並沒有被沙丘活埋。

因為他在任縣委書記的十四年間，任勞任怨，百折不撓，制伏了東山縣的沙患，也為東山縣的百姓徹底解決了用水難題……

我聽罷，始而震動，繼而感動。

何謂公僕？

公僕者，愛百姓如愛父母者也。

倘有此情懷，皆大公僕也；然這等「情懷」，不會是天生的啊！前提是對百姓的疾苦，耳能聽到，眼能看到。聽到了，看到了，還要心疼。谷文昌是農民出身，在河南某地任區委書記時，便天天與百姓們發生着親密的接觸，將為人民服務視作己任。恤民之情，在他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無須別人教導，故他到了東山當了縣委書記以後，凡十四年間，公僕本色，一日也不曾改變過。這是與現在的某些官員很不同的。現在的某些官員，往往一天也沒有與百姓的生活接觸過，僅靠走通了「上層路線」，平步青雲就成了「公僕」了。「公僕」倒是越做越大，離百姓們卻是越來越遠，最後遠到老百姓想見他們一面簡直比登天還難。這些個「公僕」，有耳，那耳也只剩下一個功能——專聽上峰旨意和官場動向；有眼，那眼也不再看得到別的，僅見上峰的臉色如何和官場的晉升訣竅而已。對於百姓之疾苦，自己有眼視而不見，自己有耳聽而不聞，徹底麻木，心冷如石，如鐵，連一點兒一般人的惻隱最終都喪失了。別人的耳聽到了，別人的眼看到了，告知他們；他們往往陡然變色，心特煩……

在某大學，當我將孩子、母親、公僕和水的一段往事講給學子們聽後，台下有一名女生忽然哭了。

人皆訝然。

我問她為甚麼哭？

答：「和半個多世紀前東山縣那個男孩類似的經歷，我也有過。只不過我被母親用繩索墜下的不是深井，是我們西部人家的水窖。我們那兒根本打不出井水來，家家戶戶的水窖裏蓄的是冬季的雪水和夏季的雨水。只不過我比那個男孩幸運，我的經歷是繩索斷了，我重重地摔在水窖裏，磕掉

了兩顆門牙……」

人皆由訝然而肅然。

高坐台上的我，怔愣許久，不知究竟該說幾句甚麼話好。

數月後，在一次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現狀的研討會上，我聽一位專家介紹——目前仍有 46% 的農村沒有自來水；其中半數左右的農村飲用水，含有對人體有害甚至有嚴重危害的物質；而由於農村的生產方式早已由集體化轉變為個體化，國家對農業機械化的直接扶植，其實已由從前的 0.4% 減少為 0.35%……

我又一次受到震動。

要讓農民也喝上放心的水，不再為喝水發愁，中國該需要多少谷文昌？

抑或，需要支出多少錢？

沒有那麼多谷文昌，有那麼多錢也好啊！

然而細細想來，谷文昌們和錢，中國是都有些缺少的吧？

貧富論

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奧古斯丁、莎士比亞、培根、愛迪生、林肯、蕭伯納、盧梭、馬克思、羅斯金、羅素、梭洛……

古今中外，幾乎一切思想者都思想過貧與富的問題。以上所列是外國的。至於吾國，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們立場和觀點的某些言論，千百年來，早已為國人所熟知。不提也罷。

都是受命於人類的願望進行思想的。

從前思想，乃因構成世界上的財富的東西種類欠豐，數量也不充足，必然產生分配和佔有的矛盾；現在思想，乃因貧富問題，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問題——儘管財富的種類空前豐富了，數量空前充足了……

這世界上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換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與貧富問題相關。有時表面看來無關，歸根結底還是有關。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醞釀，階級與階級、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貧富問題常是幕後鑼鼓、事件主題。

貧富懸殊是造成年代動盪不安的颶風。

不平等的經濟現象是形成那颶風的氣候。

從前那颶風往往掀起暴亂和革命，就像災難席捲之後發生瘟疫一樣自然而然。

從前處於貧窮之境無望無助的一部分人，需要比克服災難和瘟疫大得

多的理性，才能克制揭竿而起的衝動。

從前「調查」貧富懸殊的是仇恨，現在是經濟水平。

在動盪不安的年代連宗教也無法保持其只負責人類靈魂問題的立場，或成為可利用的旗幟，或成為被利用的旗幟。比如太平軍起義，比如十字軍「東征」。

一個階層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個國家長久命運的野心。

那野心是它的放心。

一個國家富到了它認為可以的程度，幾乎必然產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長久命運的野心。

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

符合着這樣的一種邏輯——能做的，則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世界史滿是如此這般的血腥的章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其實不是由勝敗來決定的，是由捲入大戰之諸國的經濟問題決定的。諸國嚴重的經濟虛症頻頻報警，結束大戰對諸國都是明智的。

二戰的起因尤其是世界性的貧富問題引起的，這一點體現於德日兩國最為典型，英美當時的富強使它們既羨慕又自卑。對於德日兩國，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快地富強起來的「方式」，在它們想來只有一種，那是一種兇惡的「方式」。它們兇惡地選擇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國保證，幾年內使每戶德國人家至少擁有一輛小汽車；東條英機則以中國東北廣袤肥沃的土地、無邊無際的森林以及豐富的地下資源誘惑日本的父母，為了日本將自己的兒子送往軍隊……

海灣戰爭是貧富之戰，佔世界最大份額的石油蘊藏在科威特的領土之

下，在伊拉克看來是不公平的……

巴以戰爭說到底也是民族與民族的貧富之戰。對巴勒斯坦而言，沒有一個像樣的國都便沒有民族富強的出頭之日；對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財富，也是將不斷升值的有形財富……

柏林牆的倒塌，韓朝的握手，不僅證明着統一的人類願望畢竟強烈於分裂的歧見，而且證明着希望富強的無可比擬的說服力……

台灣不再敢言「反攻大陸」，乃因大陸日漸昌盛，「反攻」只能被當成癡人說夢……

克林頓的支持率始終不減，乃因他是使美國經濟增長指數連年平穩上升的總統……

歐盟之所以一直存在，並且活動頻頻，還發行了統一的歐元，乃因它們認為——在勝者通吃的世界經濟新態勢前，要在貧富這架國際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級國的往昔地位，只有聯盟起來才能給自己的信心充氣……

阿爾諾德曾說過這樣的話：「幾乎沒有人像現在大多數英國人持有這麼堅定的信念，即我們的國家以其充足的財富證明了她的偉大和她的福利精神。」

但狄更斯這位英國作家和蕭伯納這位英國戲劇家筆下的英國可不像阿爾諾德說的那樣。

歷史告訴我們，「日不落帝國」曾經的富強，與它武力的殖民擴張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阿爾諾德所說的那一種「堅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國人的美國信念而不是英國人的英國信念。美國今日的富強是一枚由投機和榮耀組合成的徽章。從前它靠的是軍火，後來它靠的是科技。

一個國家在它的內部相對公平地解決了或解決着貧富問題，它就會日

益在國際上顯示出它的富強。哪怕它的先天資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碼不會因此而繼續貧窮下去。

中國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中國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果，不是終於也和別國一樣產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個城市裏都在大面積地拆除潰瘍一般的貧民區。

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正在解決着貧窮人口問題的國家。

否則它根本沒有在世界面前誇耀甚麼的資本，正如一位子女眾多的母親，僅僅給其中的一兩個穿上漂亮衣裳而炫示於人，那麼其虛榮是可笑的。

貧富的問題一旦從國際談到國家內部，先哲們不但態度和觀點相左，有時甚至水火相克誓不兩立。

耶穌對一位富人說：「你若願意做仁德之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財富分給窮人。」

否則呢，耶穌又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門還容易呢。」

耶穌雖不是人，但是他的話代表着古代的人對貧富問題的一種願望。比之一部分人後來的「革命」思想，那是一個溫和的願望。比之一部分人後來在發展生產力以消除貧窮現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個簡單又懶惰的願望。

人類的貧窮是天然而古老的問題。因為人類走出森林住進山洞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比其他動物富有。

一部分人的富有靠的是總體生產力的提高。

全人類解決貧窮現象還要靠此點。靠富人的仁德解決不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是多麼偉大的思想家啊！

可是他告訴他的學生阿德曼托斯：當一個工匠富了以後，他的技藝必大大退化。他並以此說明富人多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危害。

他的學生當時沒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沒有反對。

但事實是，一個工匠富了以後，可以開辦技藝學校、技藝工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那些產品吸引人們去消費，提升了人們的消費水平，甚至可引領消費時尚。人們為了買得起那些產品，必得在自己的行業中加倍工作……

人類社會基本上是按這一經濟的規律發展的。

因而我們有根據認為蘇格拉底錯了……

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阿奎那不但贊成蘇格拉底，而且比蘇氏的看法更激烈。

他說：「追求財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惡的總根源。」

如果人類的大多數至今還這麼認為，那麼比爾·蓋茨當被燒死一百次了。

但是財富和權力一樣，當被某一個人幾乎無限地壟斷時，即使那人對財富所持的思想無可指責，其合法性也還是會引起普遍的不安，深受懷疑。

普通的美國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學佈道，但是連明智的美國也要限制「微軟」的發展。幸而美國對此早有預見，美國法律已為限制留下了依據。

比爾·蓋茨其實是無辜的。

「微軟」其實也沒有甚麼「罪惡」。

是合法的「遊戲規則」導演了罕見的經濟奇跡，而那奇跡有可能反過來破壞「遊戲規則」。

美國限制的是美國式的奇跡本身。凡奇跡都有非正常性。

一個國家成熟的理性正體現在這裏。

培根不是神學權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財富問題上卻與阿奎那「英雄所

見略同」。連他也說：「致富之術很多，其中大多數是卑污的。」

他的話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所積累的每一枚錢幣，無不沾染着血和骯髒的東西。

按照培根的話，比爾·蓋茨是卑污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他並不卑污。

按照馬克思的話，美元該是世界上最骯髒的東西了。但是連我們中國人，也開始用美元來計算國家財政的虛實了。而且，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就今天看來，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個美國人積累美元的過程可疑得多。因為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太容易是與中國的某些當權者的「合作」過程了。

美國前總統的約翰遜說：「所有證明貧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貧困是一種罪惡。」

蕭伯納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則這樣說：「窮對一個人意味着甚麼呢？意味着讓他虛弱，讓他無知，讓他成為疾病的中心，讓他成為醜陋的展品，骯髒的典型，讓他們的住所使城市到處是貧民窟，讓他們的女兒把花柳病傳染給健康的小夥子，讓他們的兒子使國家的男子漢變得有癰症而無尊嚴，變得膽怯、虛偽、愚昧、殘酷、具有一切因壓抑和營養不良所生的後果……不論其他任何現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寬容，但人類的貧窮現象是不能被寬容的。」

而黑格爾的一番話也等於是蕭伯納的話的注腳。他說：「當廣大群眾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為社會成員必須的自然而然得到調整的水平——之下，從而喪失了自食其力這種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時，就會產生賤民。而賤民之產生同時使不公平的財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他還說：「貧困自身並不使人必然地成為賤民。賤民只是決定於與貧困

為伍的情緒。即決定於對富人，對社會，對政府等等的內心反抗。此外，與這種情緒相聯繫的是，由於依賴偶然性，人變得輕佻放浪、嫌惡勞動。這樣一來，在他們中便產生了惡習，不以自食其力為榮，而以懇求乞討為生並作為自己的『特權』。沒有一個人能對自然界主張權利。但是在社會狀態中，怎樣解決貧困問題，當然是貧困人群有理由對國家和政府主張的權利……」

怎樣回答他們呢？

林肯 1864 年在《答美國紐約工人聯合會》上說：「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將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這種個人希望過好生活的願望，在合法的前提下，必對我們的事業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在一切不合法的致富方式和謀略中，贖買權力或與權力相勾結對社會所產生的壞影響是最惡劣的。

這種壞影響雖然在中國正遭到打擊，但仍表現為相當泛濫的現象。

它使我想，若林肯是今天的中國總統，究竟有多少貧窮的中國人會相信他那番話？

我個人的貧富觀點是這樣的——我承認財富可以使人生變得舒服，但絕不認為財富可以使人生變得優良。——個瘦小的禿頂的老頭兒或一個其貌不揚的男人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嬌妻，那必在很大程度上是財富「做媒」。他內心裏是否真的確信自己所擁有的幸福，八成是值得懷疑的。對她亦如此，財富可以幫助人實現許多欲望，卻難以保證每一種實現了的欲望的質量。

當然，我也絕非那種持輕蔑財富的觀點的人。

我一向冷靜地輕蔑一切關於貧窮的「好處」的言論。

威廉·詹姆士說：「讚美貧窮的歌應該再度大膽地唱起來。我們真的越

發地害怕貧窮了，我們蔑視那些選擇貧窮來淨化和挽救其內心世界的人。然而他們是高尚的，我們是低賤的。」

我覺得他的話即使真誠也是虛假的。

我不認為他所推崇的那些個人士全都是高尚的，不太相信貧窮是他們情願選擇的，尤其是，不能同意貧窮有助於人「淨化和挽救其內心世界」的觀點。我對世界的看法是，與富足相比，貧窮更容易使人性情惡劣，更容易使人的內心世界變得黑暗，而且充滿沮喪和憎恨。

我這麼認為一點兒也不覺得我精神上低賤。

中國從古至今便有不少鼓吹貧窮的「好」處的「文化」。

最虛假可笑的一則「故事」大約是漢朝末年，講管寧和華歆同窗時，某日鋤地，挖出了一塊金子，管寧視之與瓦礫無異，鋤地依舊。而華歆卻撿起來端詳一番後，才隨手扔掉……

這則「故事」的褒貶是分明的。

中國文人文化的一種病態傳統，便是傳播着對金錢的病態的態度。

但是我們又知道，中國之文人，一向對於自身清貧的自哀自憐也最多。倘居然還未大獲同情和敬意，便美化甚至詩化清貧以自戀。

而我，則一定要學那個遭貶的端詳金子的人。倘我的黃金擁有量業已多到了無處放的程度，起碼可以送給夢想擁有一塊黃金的人。一塊金子足可使一戶人家度日數年啊！

何況，古文人的「唯有讀書高」，最終還不是為了仕途嗎？

所謂仕途人生，還不是嚮往着服官裝、住豪宅、出馬入轎、喚奴使婢、享受俸祿嗎？俸祿又是甚麼呢，金銀而已。

我更喜歡《聊齋志異》裏那一則關於金子的故事，講的也是書生夜讀，有鬼女以色挑之，書生識破其伎倆，厲言斥去；遂以大錠之金誘之，擲於

窗外……

明智的人總不能拿身家性命換一夜之歡、一金之財啊。

但若非是鬼女，或雖是，信其意善，則另當別論了。比如我，便人也要，金也要。

還是不覺得自己低賤。

但我對財富的願望是實際的。

我希望我的收入永遠比我的支出高一些；而我的支出與我的消費欲成正比；而我的消費欲與時尚、虛榮、奢靡不發生關係。

不知從哪個年代開始，我們中國人，慣以飲食的標準來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彷彿嘴上不虧，便是人生的大福。

我認為對於一個民族，這是很令人高興不起來的標準。

我覺得就人而言，居住條件才是首要的生活標準。因為貪饞口福，只不過使人腦滿腸肥，血壓高，脂肪肝，肥胖。看看我們周圍吧，年輕的胖子不是太多了嗎？

而居住條件的寬敞明亮或擁擠、低矮、陰暗潮濕，卻直接關係到人的精神狀態的優劣。

我曾經對兒子說——普通人的生活值得熱愛。也許人生最細緻的那些幸福，往往體現在普通人的生活情節裏。

一對年輕人大學畢業了，不久相愛結婚了。以他們共同的收入，貸款買下七十平方米居住面積的商品房並非天方夜譚，以後十年內他們還清貸款也並非白日做夢。之後他們有剩餘的錢為自己和兒女買各種保險。再之後他們退休了，有一筆積蓄，不但夠他們養老，還可每年旅遊一次。再再以後，他們雙雙進入養老院，並且驕傲於非是靠慈善機構的資助……

這便是我所言的普通人的的人生。

它用公式來表示就是——居住面積 70 平方米的住房 + 共同的月收入
× 元。

我知道，在中國，這種「普通人」的人生對 90% 的當代青年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畢竟，對 10% 左右的青年，已非夢想。

甚麼時候 10% 的當代青年已實現了的生活，變成 90% 的當代青年可以實現的生活，中國就算真的富強了。

貧富也就是多餘的話題了……